

人生絮语

生命的远行

文/李 晓

在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里,一个当了外祖母的女人,于多年困顿繁重家务中抬头,毅然去学了驾驶,驱车远行,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,完成了她的自我救赎。

像电影里这个外祖母的远行,真是让人感动不已:她也是大地之上,我们那些曾经出身乡野及依旧无名在乡野的父辈们的缩影;是这个世界里被亏欠的、被辜负的、被无视着的、终生隐忍而内心仍鲜活的,我们的姨姨、姑姑,甚至母亲。

想想我80岁的母亲,她一生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家乡的城市,多少次想带她出远门看看,都被她拒绝了。母亲说,晕车,在外面睡不着觉,饭食不对胃口,害怕与陌生人说话。其实最根本的,母亲还是心疼钱。有时候在外面馆子里吃饭,母亲还要把桌子上的剩饭打包带回家中,一直吃到发馊也舍不得倒了,连柜子里过期的药物,她也寻思着哪天找个机会吃了才感觉不亏。

我愧对母亲。母亲老了,一辈子浸染在烟熏火燎风霜雨雪里的母亲,困在老房子里的母亲,腿脚也不方便了,我甚至已熄灭了带她去远游的念头。这个世界的花红柳绿繁花似锦,对母亲来说,都远没有一家人平平安安相伴一起重要了。

友人老周,也有与我一样的内疚,他没带上母亲出去走一走。老周住的城市,离乡下的母亲有200多公里,多少次,他就差下跪了,求着母亲搬到那座城市去居住,但母亲就是不愿意。有次老周回老家,他坐在漆黑老灶前烧水,往柴灶里添了一把干柴,灶里火苗呼呼窜动,映红了母亲如核桃壳一样皱纹密布的脸。那天晚上,他为母亲在木盆里洗了一次脚,他把盆里的热水捧起,在母亲脚上轻轻地揉搓,搓着母亲一双已萎缩的小脚,搓着母亲晃荡在骨头上的薄薄皮囊,他闭上眼,泪水悄悄浮出了眼眶。第二天上午,老周搀扶着母亲上了老屋后的山顶,山顶上有薄薄的雾,山下母亲的菜地也看不清楚了,一大片一大片草从在风中起伏,淹没了母亲一生劳作的地方。老周突然发现,母亲匍匐土地的一生,也就是在绕着这大山刨食、养育儿女成人后黯然老去的一生。

我羡慕友人龙老大,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,就是城里的万元户了,90年代,他成了百万富翁,10多年前,过了千万。10年前的一天,龙老大突然把经营的企业处理掉了,买了郊外一座百年老宅住下。龙老大在老宅里养花植树,坐在老藤椅上听古筝,或者练毛笔字,一个人去河边,望着滔滔河水,一坐大半天,步行去火车站看火车,火车一列一列飞驰而去……龙老大说,这些慢下来的生活,让自己内心腾空后,轻盈如蝶。龙老大缓缓地说,一个人要那么多钱干啥呀,安全感来自于人内心的清流。去年秋天,我收到了一封信,邮戳是西北一个小城的地址。读了信,我才知道,龙老大和妻子开始了他们的漫漫人生旅途,他打算用10年时间,徒步考察100座小城、100个村庄,然后,慢慢静下来过滤,写一本书。龙老大还谦虚地说:“兄弟啊,我文笔赶不上你,到时帮我好好修改一下。”

我的幺叔,在他的房子里,悬挂着一张中国地图,地图上面,他用铅笔密密麻麻加以标注,那些标注的城市,就是幺叔63岁以前在外走南闯北打工过的地方。幺叔去过17个省,130多个城市。而今,患脑梗以后坐上轮椅的幺叔,有天我去看望他,与他一起面对地图,我扶起他慢慢站着,他摩挲着自己标注的那些地方,突然老泪纵横。幺叔对我感叹一声:“侄儿,我还想去一趟香港……”

大河奔流,群山逶迤,平原辽阔,万物生长。行走大地的旅途,生命就会变得博大富饶。

出发吧,人生就是一趟远行。



父亲给我剃头,剃了整整9年。

父亲用的是那种老式的手动剃头刀,铁片子,需要在荡刀布上来回蹭

几下才能用。每次剃之前,父亲会把刀片在旧毛巾上擦两遍,再放到我后脑勺上试一下凉不凉。那铁片子贴上头皮的一瞬,我总会缩一下脖子,他便说一句“别动!”声音不大,但管用。

那时候村里没有理发店,镇上的理发店去一趟要骑20分钟自行车。父亲嫌麻烦,也嫌花钱。他自己的头也是自己剃,对着院里那面裂了缝的镜子,三下五除二就剃完了。给我剃就慢多了,他蹲在小板凳上,我坐在他腿间的大板凳上,围一块褪了色的蓝布。

我记得那把剃头刀是双箭牌的,盒子上印着两支箭交叉的图案。后来盒子早扔了,刀片也生了锈,但那块荡刀布一直在。深灰色,两边缝了皮,用了许多年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父亲把它叠得整整齐齐,压在抽屉最底层。

剃头的时候,父亲偶尔会跟我说话。说得最多的是“好好念书”。他没念过几年书,在砖窑干了半辈子活,手上的茧比脚上的还厚。他不懂什么大道理,翻来覆去就那一句。我有时候嫌烦,顶一句“知道了!”他也不恼,手上的刀继续走,只把嘴里的话咽回去。

有一年冬天,特别冷。父亲让我在屋里剃,但屋里光线暗,他怕剃坏了,非要搬到院子里。北风刮着,我冻得直哆嗦,他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搭在我肩上,自己穿着毛衣蹲在那里给我剃。剃完以后,他的耳朵冻得通红,手也僵了,捏着刀片半天放不下来。我说爸你手冷吧,他甩了

非常记忆

父亲的剃头刀

文/常宝军

甩,说没事。

后来我上了初中,镇上中学旁边开了家理发店,10块钱一次。我跟父亲说以后不用你剃了。他“嗯”了一

声,没说什么。那把剃头刀就此收进了抽屉。

再后来,我去了省城读书,工作,安家,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有一次春节回家,翻抽屉找东西,翻出了那块荡刀布。皮边已经开裂了,中间磨得发白。我拿在手里看了很久,父亲推门进来,愣了一下,说你翻这个干啥。我说没啥,就是看看。他没再说话,出去了。

父亲是在我34岁那年走的。走得突然,脑溢血,从发病到人没了,不到两个小时。我赶回去的时候,人已经在堂屋躺着了。我掀开盖在脸上的白布,看到他的头发长长了一些,乱糟糟的。

那一刻我忽然特别想给他剃一次头。

可我连那把剃头刀放在哪儿都找不到了。后来在杂物间的纸箱底下翻到了,刀片锈得厉害,荡刀布还在。我把刀片拿出来,在布上蹭了几下,没有声音。

现在我的头都是在理发店剃的,推子嗡嗡响,快得很,师傅也不问我话。每次坐在那把转椅上,我都会想起父亲蹲在小板凳上的样子,想起那块蓝布围在脖子上,痒痒的。

人这一辈子,有些东西丢掉了就真的捡不回来。比如父亲的手温,比如那把剃头刀贴上头皮时的凉意,比如他说“好好念书”时那种笨拙的、不知如何表达的爱。

前些天收拾老屋,又翻出那块荡刀布。我没舍得扔,叠好,放在了抽屉里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 lybdx1862@163.com